

# 志坛印迹

王玉杰 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2.11



## 序

陈为民

金秋十月，陕西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原主任、主编王玉杰同志将他的文集《志坛印迹》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既非大官，又非名家，对方志学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按行规是没有资格为该书写序的，但对王玉杰，我有感而发，不得不说几句话。

认识玉杰同志，是在三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这个会是我到司令部编研室任职后召开的第一次有关军事志工作的研究会，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召开的，原本想在春节前夕把各单位的军志办主任请来见个面，交流一下想法、意见和建议，没有想到大家都很认真，准备得非常充分，特别是王玉杰同志朴实有据、生动感人的发言，引起全体与会同志的共鸣，讲到修志人的情怀和感受时，声情并茂，催人泪下。从此，“王玉



杰”三个字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说实在话，这几年，我一直把他的那个发言当作我到编研室后的第一堂业务课对待的。以后随着两人之间的不断接触、交往和交流，对他做人处世的真谛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的一位好同事、好朋友、好兄长，工作上的一位好参谋、好帮手、好老师。

王玉杰同志的奉献精神、专业学识和工作态度让我为之感叹，为之尊重。一是敬业，视军事志编纂工作作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和神圣职责，乐对清苦，坐得住冷板凳，为之不懈奋斗，孜孜不倦地贡献余热 27 年，比他在职发挥“正热”的时间还多了 5 年。二是执著，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能坦然面对，痴心不改，矢志不移，在任省军区军志办主任兼主编的 20 多年中，以常人少有的毅力和言传身教，带出一个和谐相处、团结奋斗的工作集体，连续多次被表彰为军区、全军、全国修志先进集体。三是勤奋，老不矢志，老不弃学，坚持不懈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修志理论和相关的历史、地理、军事知识，研读了历朝历代纂修的《陕西通志》和一些府、州、县志，考研了全省 107 个县（市、区）的山川要地、历代战场，被誉为“陕西通”、“活档案”、“活辞典”，在一种别样的职业征途中润染着晚霞。四是严谨，处



处以官修的“资料性文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志书定性为资料性文献）为标准，求真求实。撰稿统稿，总是斟词酌句，反复推敲，力求万无一错。在参与全军的军事志工作决策咨询、骨干培训授课、重要文件起草、志稿检查评审、重点志稿撰写等工作中都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

古人云：“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玉杰同志的文集显映了他涉足志坛 20 多年艰苦跋涉的印迹，也是他的德性和人格的真实写照。收入《志坛印迹》的皆是他结合军事志编纂工作实践而写的论文、评论、概述和讲课、讲话、发言稿，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探讨和阐述了军事志的性质功能、篇目设置、资料收集、体例规范、志稿撰写、评审出版以及编纂中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涉及到编纂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这些文章，不仅为当时修志工作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也是第三轮及其以后军事志编纂工作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中国有一千多年的修志传统，产生了一大批方志理论著述。但至今仍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国家公布的学科目录仍没有将方志学列入其中，更不用说军事志学科体系了。因此，在修志实践中，加强学术研究，努力构建体现时代特点的军事





志学科体系，就成为当代修志者的重要历史使命。《志坛印迹》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胆扎实地探索，在继承、消化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就军事志的性质与特征、体例把握与文体文风、入志人物的范围与标准、概述的功能作用与撰写方法、编纂工作的组织实施与法规制度、编纂人员组成与素质建设、编纂成果的保存与利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有益的意见，给军队的修志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这些意见，有的是对前人思想的运用，是传统方志理论见之实践的具体化；有的是对前人思想的发展，是依据修志需要对传统方志理论的新拓展；有的是对前人思想的创新，是基于修志实践对方志理论的新概括。这些意见，虽然还不能说尽善尽美，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但毫不夸张地说，它已为构建军事志学科体系积累了够多的沙石砖瓦。

《志坛印迹》的文稿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多数本来就是给编纂人员授课的讲稿和评审志书的发言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语言朴实，文约义丰，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它的出版发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既为广大军事志编纂人员提供了一份提高业务素质的鲜活教案，又为军事志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探路素材。我作为



---

军区军事志编纂业务的组织实施者和服务者，将《志坛印迹》推介给各位读者，企盼促进全区军事志编纂工作和理论研究的发展繁荣。

最后我想说的是，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王玉杰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2012年11月于兰州

(陈为民：兰州军区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司令部编研部部长)





## 目 录

序 .....	( 1 )
皓首穷经终不悔 痴心为军续春秋 .....	( 1 )
谈谈军事志的性质、功能和体例问题 .....	( 16 )
军事志篇目设置的原则和方法 .....	( 30 )
浅议续修军事志的继承与创新 .....	( 56 )
《陕西省志·军事志》体现地方特色的几点做法 .....	( 67 )
军事志编纂“四忌” .....	( 73 )
推动军事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	( 82 )
志稿评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 95 )
弘扬河南军事文化的成果结晶 .....	( 109 )
资料是志书的根基和生命 .....	( 121 )
当前军事志编纂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 137 )
《安徽省军事志》( 1986 ~ 2005 ) 评审意见 .....	( 152 )
浅谈军事志编纂中的督导工作 .....	( 165 )
开展读志用志工作的体会与思考 .....	( 175 )



---

如何写资料长编 .....	( 187)
年鉴编纂入门谈 .....	( 201)
编纂第二轮省志专业志的体会 .....	( 224)
陕西军事历史概要 .....	( 239)
世纪之交的陕西军事变革 .....	( 335)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概略 .....	( 371)
从陕南军区到陕西省军区 .....	( 386)
剿灭匪患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	( 415)
简述解放战争时期陕南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	( 443)
从战略全局看牛蹄岭战斗的得与失 .....	( 456)
清水营位置考辨 .....	( 464)
燃烧的晚霞 .....	( 468)
最美不过夕阳红 .....	( 478)
后记 .....	( 489)





## 皓首穷经终不悔 痴心为军续春秋<sup>\*</sup>

一个74岁的老兵能站在这样的殿堂上进行汇报和讲述体会，心里几多感动，几多感慨。1985年12月，在全军“裁军百万”的大朝中，我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时年47岁，正是人生精力充沛和历练成熟的大好年华，闲置下来消磨时光无疑是对生命的折磨和浪费。我便主动要求从事史、志、鉴的编纂工作，也算是发挥“余热”吧。没想到一干就是27年，比在职发挥“正热”的时间还多了整整5年。

27年来，我组织主编了2部《陕西省志·军事志》、8部《陕西省军区年鉴》以及《陕甘宁边区志·军事卷》、《陕西省军区军史》、《解放战争时期的陕南战场》等19部志、史、鉴，近900万字。其间，还指

---

<sup>\*</sup> 在兰州军区军事志暨军事年鉴骨干培训班上的讲稿。原载《军事志工作资料》，兰州军区军事志领导小组办公室2012年7月编印。收入本集时有较大修改。



导和审定军分区、县级人武部编纂了 117 部市、县级军事志，参与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参加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抢险救灾志》的撰稿和总纂工作，参与评审军内外志稿 60 多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27 年中，除住院医病和过年过节外，我没有休过一天假，就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完全按照党组织编设的系统和程序，整日不停地运转，只有在某个零部件发现故障时，才去工厂“检修”一下。

27 年间，我把志、史、鉴工作既看做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崇高事业，在履职、在尽责；同时也把它作为自己特有的嗜好和习惯，在养生、在颐年。至今仍然担任着陕西省军区军志办主编、全军军事志专家组成员、兰州军区军事志专家组副组长、陕西省史志协会副会长，在一种别样的职业“长征”中享受着人生的乐趣和幸福。借用时下年轻人的时髦说法“痛，并快乐着！苦，并甜蜜着！”

### 一、倾注方志事业，在辛勤耕耘中乐享“天伦”

退下来之后，仍然坚持天天上班，东奔西跑，伏案笔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可我有我的追求和所好，我是抱着一种感恩和信念在做事做人。我家





祖籍在陕西省蓝田县一个十年九旱的山梁上，民国十八年饥馑流落到渭南市临渭区。1938年，我出生在一个茅庵子里，靠面糊和野菜度过了婴幼儿时期，6岁时曾跟随母亲逃荒要饭。是共产党的为民政策让我家过上了人的日子；是共产党的甲等助学金让我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是共产党的“唯贤”干部路线让我从一个穷学生成长为师级干部。共产党如同我的亲爹、亲妈，军队是我成长成才的根基和摇篮。为共产党树碑，为人民军队立言，为老前辈们立传，是我对党对国家人民对军队的回报和应尽职责。27年中，我就是以这种虔诚的感情作为精神支柱，支撑着自己乐对清苦，耐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矢志不移地在做志、史、鉴工作。

编纂工作刚开始那几年，工作条件较差，也没有配工作用车，大家外出办事都骑自行车或挤公交车。1992年冬天，我到没有取暖设施的省档案馆查抄资料，10多天下来，手冻肿了，脚冻裂了。一次回家因大雪不慎滑倒，摔得半个月不得动身，就坚持在床铺上看资料、改稿子。还有一次到地处甘肃定西县的兰州军区档案馆查资料，坐的硬座，住在火车站路边一天只收8角钱、睡通铺的简陋旅馆里，来回办事骑租用自行车，早晚都吃方便面，把节省的钱用在了买资料上。





由于家距单位较远，中午饭都是早上用饭盒带的，冬天用开水泡一泡，夏天就凉着吃了，因而患上了慢性萎缩性胃炎，经常不适、疼痛，只好常年用药物维持。2001年全军军志办在西安筹备全军军事志续修篇目设置研讨会时，目睹了我的状况，给我们“奖”了一台微波炉、一台饮水机和一台电视机，我深受感动。这三样东西现在仍珍藏在办公室，并发挥着作用。这些所谓的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苦是一些人对我们的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说些让人寒心的风凉话。一次到某驻军单位征集资料，被人家从办公室推了出来；还有个驻军单位，我们去了三次，连大门都没有进去；更有甚者，以保密为借口，公开拒绝提供资料。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不言放弃，痴心不改。因为在我的心里，修志是一种事业，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再苦再难也无怨无悔。在我们锲而不舍的“十顾茅庐”感动下，这三个单位最终成为提供资料的先进单位。

我常在思索，我们祖国其所以拥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丰富典籍，世界之所以了解并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应该归功于历朝历代那些有志于史志事业而默默耕耘的先贤，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就是我们陕西的司马迁和班固，我们为





有幸能成为他们的传人而感到自豪。一个人如果有了这样的感悟，就会把军事志编纂工作当做一种神圣的职责为之不懈奋斗，就会以苦为乐，孜孜不倦地为之追求，特别是每克服一个困难、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点成绩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幸福感。2000年2月，《陕西省志·军事志》进入总纂出版的关键时刻，我老伴不慎骨折卧床，为了不影响志书按时出版，以每月380元的工资雇请了个保姆照料，我仍加班加点地统稿总纂。当时的返聘费每月仅150元，不及保姆工资的一半，而且我整整五年分文未领，留作办公室急需备用。在近百天的日子里，我平均每天统稿2万余字，每当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看见腿脚打着石膏、躺在床上不能动身的妻子时，鼻子总是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歉疚感。春去夏来，志书出版发行了，首发仪式举行了，荣获一等奖了，省军区开展向军志办学习了，我兴奋得数次流下热泪。当我把200万字的宏著拿回家给妻子看时，她一下子失声大哭。我连忙向她道歉谢罪，她却破涕为笑说：“我是替你高兴，分享快乐呀。”后来她还开玩笑地说：“像你这个年龄的人都是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你的天伦之乐却是志书绕膝。”我为自己有这样通情达理、几十年如一日支持我献身修志事业的好老伴而骄傲。





去年在西安研讨会上我宣读的那篇读志用志的论文（发表在《陕西地方志》2011年第5期），是利用一个双休日一气呵成的。写的时候老伴每隔两个小时就招呼我起来喝口水活动一下。稿子写好后两人还到饭馆小庆了一番，席间谈笑风生，其乐无穷。我认为快乐、幸福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公园休闲、商场购物、郊外踏青、旅游观光等等都会使人心旷神怡，富有诗意；修志治史也能陶冶情操，颐养天年。关键是爱不爱、喜欢不喜欢。做爱干、喜欢干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好，都会快乐幸福。

现在，修志已成为我生活、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几天不摸就会心慌、手痒，忙起来常常废寝忘食。我们的司机每天下班送我回家时，总要习惯地看看我提包里的饭盒，如果原封未动就会提醒我，这时我才意识到当天中午又忘记吃饭午休了。

2006年4月，我随全军军事志质量检查组到大连军分区检查时，晚上被《大连市军事志》的精彩记述所吸引，越看越兴奋。等将志稿基本看完，评审发言稿写好时，已是早上七点半了。在当天上午召开的评审会议上，我的评审发言结束后，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疲倦又一次被兴奋所代替。类似这样的检查，我曾到过5个大军区、13个省军区、30多个军分区、20





多个人武部，每次我都力求做到时间尽量挤得多一些，志稿尽量看得细一些，点评尽量讲得准一些，次次都受到被检单位和同行的好评和敬重，自己也从中吸取了营养，充实提高了编审能力。

## 二、练就五种能力，在身教言传中带好团队

实践使我体会到，作为承上启下的省军区军志办主任，必须具备撰稿能力、评审能力、授课能力、参谋能力、协调能力。我当军志办主任20多年，一直是按这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军志办虽然是个由返聘老同志为主组成的非编单位，做的也是些默默无闻、“发挥余热”的不起眼工作，但仍按部队的条令条例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我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自觉遵守机关的规章制度和理论学习安排，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从“三讲教育”到“保先”教育，从“三个代表”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理论，我都精心研读理解，并贯彻于日常工作之中，使自己的思想始终与时俱进，跟上时代脚步。这也是我撰写的学术论文能经常被刊物采用的关键因素。我虽然毕业于大学历史专业，但从不满足于那点固有的知识。多年来，我根据工作需要先后通读了《资治通鉴》和《二十五史》中有关军事史实的记述，研读了明嘉靖时代的《陕西通志》和





一些府州县志，走遍了全省 10 个市 107 个县（市、区）的山川要地和历代战场，被大家誉为“陕西通”、“活档案”、“活辞典”。机关一些处长、参谋调侃我：“工作问题找首长，军史问题找老王”。2007 年 12 月 10 日这天，我不慎感冒，老伴担心与我原来患的冠心病、高血压并发，催促尽快去医院检查治疗，但我坚持先到办公室把本周要完成的工作逐一向大家交代后，才在老伴陪同下赶往医院，经诊断体温已升到 39 度、脉搏快至 110 次/分，医生要求立刻住院。在我一再恳求下，每天上午到医院挂吊瓶，下午回家工作学习。一天，我正在翻读明嘉靖年间陕西巡抚赵廷瑞主修的《陕西通志》，省军区一位部门首长和同志们来家看望，一位刚来不久的干部惊奇地问：“主任，您在单位修志，怎么回家还要看志？”我笑着说：“修志快二十年了，越干越爱干，一见到这些志书，就把病忘了。”也正是这部志书，为我正写的《清水营位置考辨》一文提供了有力证据。清水营是明代一个重要军事设施，本来位于陕西府谷县北 30 公里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却写为“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附近”。为了纠正这一疏误，我翻阅了十几种古今资料，请教了内蒙古军区的修志同仁，还托人拍摄了遗址照片。该文很快被《军事百科》和《陕西地方志》发表，在学术界引起





较大反响。

在我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下，我们军志办逐步形成了一套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概括起来讲，就是敬业奉献的修志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忠诚于党的政治纪律。

我们这个修志团队特别是几位老同志，把对军队的深厚感情倾注在修志事业之中，淡泊名利，勤奋笔耕。有的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干扰，20年如一日地奋战在修志岗位上；有的在母故、子亡、本人摔伤住院的多重打击下仍坚持撰稿写志；有的因长期工作，视力大幅度下降甚至一目失明，仍矢志不移；有的在给编纂骨干授课前夕接到老伴病危电话，一声不吭，直到把课授完才赶到医院陪伴亲人走完最后一程；副主编侯景文潜心修志16年，最后倒在了修志岗位上。

我们这个修志团队以编纂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为己任，把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贯穿于修志的各个环节，在收集资料上求“全”，在篇目设置上求“准”，在志稿撰写上求“实”，在统稿总纂上求“细”，在评审出版上求“严”，为了弄清一个人名、地名、数据和一个事件的具体细节，往往要跑十几个单位，走几十里、几百里路，查数十种档案，到现场考察，直到搞准为